

唐

传奇新选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骅 王淑艳 编选

历
代
诗
文



名
著
新

选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
之东丁永宅，有僧古口言
张生，张生寤焉，适有崔
氏孀妇，将归长安，路中

登徒非好色者，其
来具对色者，而而我
何以言之？大儿
未尝不留连于心。

历

代

诗

文

名

著

新

选



唐传奇新选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 骅 王淑艳

编选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传奇新选/林骅、王淑艳编选.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历代诗文名著新选)
ISBN 7-5351-4381-4

I. 唐… II. ①林… ②王… III. 传奇小说-作品集-
中国-唐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100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1 印张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45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4381-4/I·151

定价:2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前 言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萌芽阶段的神话传说、诸子寓言、史传文学开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孕育、产生、发展之路，到了唐代，终于走向成熟，产生了一大批委婉华艳的佳篇，形成了一座高峰。对这种新兴的以情节新奇见长的小说文体，唐人并没有统一的称谓。晚唐小说家裴铏将自己的作品集取名《传奇》，并非特指这种新兴的小说文体。就是唐以后，“传奇”的内涵也是多义的。王国维说：“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起码说，明清两代称宋元以来的南戏为传奇是不争的事实。大约到了元代，人们才把唐代出现的这种小说新文体明确地称为“传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亦称之为“传奇文”。其含义或取“非奇不传”（李渔《闲情偶寄》），或曰“传写奇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当然，这种奇事既有鬼神怪异之奇，也有人事非常之奇。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中国小说史略》）。传奇小说和诗歌一样，堪称唐人的骄傲。至于它与六朝小说的区别，鲁迅进而指出：“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就简明地道出了唐传奇的突出特征。“始有意为小说”，这是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明神道之不诬”的六朝志怪小说以及专记文人士大夫轶事趣闻的志人小说，都是在“虚构”

这一点上，显示出不成熟性。唐人小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长足的进步，由“传录舛讹”到“作意好奇”，这是由不自觉到自觉虚构的质的飞跃。自觉虚构给小说的艺术形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它们不再是“粗陈梗概”，可以铺衍到几千字、上万字，结构完整，情节丰富，语言华美，而且相当多的作品以人物为中心构思名篇，所以唐传奇成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思想与艺术成就，远远高出六朝小说，为后来的《聊斋志异》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说起唐代小说发展与繁盛的原因，是一言难尽的。大唐帝国政治的稳定与开明，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的扩展，佛道的盛行与讲唱文学的勃兴，古文运动的推动与诗歌艺术的浸润，小说观念的变革与审美意识的提升，乃至科举行卷的刺激促动等等，形成了一种推动小说发展的外在合力。当然，影响小说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唐前小说创作传统的积淀。六朝志怪小说直接孕育了唐传奇的诞生。像《幽明录》、《穷怪录》等南北朝志怪，篇幅已经加长，文笔渐趋精致，自觉创作成分日显，已传达出传奇的先声。而早期的唐传奇，志怪意味犹浓，结构有失松散，仍呈现尚未成熟的征貌。可见，两个小说时代过渡衔接的痕迹是明显的。唐传奇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先秦以来的史传文学，尤其是《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写法，以人名篇，以人物生平为线索，卒章议论等体征，明显地为唐传奇所借鉴。实际上，《史记》以后以《燕丹子》、《飞燕外传》为代表的野史杂传体小说，已经有了比较多的虚构成分，是史传与传奇之间的桥梁，亦可视为传奇小说的前身。

唐传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大体说，由初唐到盛唐为初始期，中唐为繁盛期，晚唐至五代为衰落期。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有不同的内容与特色。

初期的传奇小说数量不多，内容虽由鬼神之怪逐渐转向人事

之奇，但还有较多的怪异成分。艺术上看，文笔转细，篇幅加长，基本上摆脱了“丛残小语”状态，但又存在诸多不尽完善之处。王度的《古镜记》是单篇传奇的开山之作。以一面古镜为线索，串联了十几个伏魔降妖的故事，很像是六朝志怪小说的拼叠。相比之下，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要成熟得多。它不再平铺直叙地简单联缀故事，而是首尾完整地叙写一件事，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形成了有机结构。《高力士外传》既“事俱按实”，又“踵事增华”，属于传奇小说中的另类——传记体小说。以《纪闻》和《广异记》为代表的几部小说集是林林总总的六朝志怪小说集的进一步延展，虽多“释氏辅教之作”，但已有了《吴保安》、《马待封》这样的纪实题材作品，从体裁看，志怪、传奇兼而有之，已明显不同于六朝志怪集了。

时至中唐，以产生于大历末、建中初的《任氏传》和《离魂记》为发端，传奇小说进入了云蒸霞蔚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单篇传奇，小说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作品题材扩大，现实性增强，“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艺术上更臻成熟，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创作队伍。沈既济、李公佐、沈亚之等传奇大家涌现了，一些诗文作家像韩愈、柳宗元、元稹等也都有小说创作，一时佳作迭出，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爱情题材作品是唐传奇中的珍品，也是最重要的门类。写士子与妓女爱情的《霍小玉传》和《李娃传》都是上乘之作，在中国人情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写士子与闺秀爱情的作品著名的有《离魂记》和《莺莺传》，前者是“离魂型”小说的代表，后者更因作家的影响大而名重后世。写人与怪异爱情的《柳毅传》与《任氏传》，都是借怪异写世情。此外，像《柳氏传》、《李章武传》、《长恨歌传》等也都是各具异彩的华章。文人现实生活的失意加上佛老思想的昌炽，产生了几篇很有影响的梦幻小说。白行简的《三梦记》主旨在写梦验、梦感之奇，而《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则是以梦

幻写人生的名篇。沈既济的黄粱梦似乎是在抒发某种人生感悟。李公佐把官场比成“蚁穴”本身就有强烈的嘲讽意味，对中酒徒的鞭挞更表现了唐稗中少见的批判意识。唐人小说从总体看，是文人士大夫写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并给文人士大夫看的“沙龙文学”，因此，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不多。《东城老父传》通过一个“神鸡童”的回顾，对皇室的骄奢及其所造成的荒唐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谢小娥传》表彰侠女为父报仇，是一篇早期公案小说。

晚唐至五代，传奇小说与诗文一样，呈现出逐渐式微的征象。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江河日下，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激烈。生活在衰世、乱世中的人们，常常寄希望于豪侠之士出来扶危济困，除暴安良，以摆脱窘境。于是，晚唐传奇的重心由言情转向侠义，出现了一批豪侠小说，像《郭代公》、《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都是其中的名篇，这也是我国古代小说中较早出现的一批描写豪侠的作品。乱世的人们进行自我解脱的另一种作法是崇道佞佛，制造虚无缥缈的幻境聊以自慰，所以到了晚唐，传奇小说的现实品格逐渐褪色，怪诞色彩又日益浓重起来。写神、写鬼、写怪的作品遍布视野，《周秦行记》、《岳嵩嫁女》、《冥音录》、《梦钟馗》等篇为历史加志怪，《申屠澄》、《许贞》、《裴航》、《崔护》等篇为爱情加志怪，此外，像《崔玄微》《东阳夜怪录》等篇写花妖物语，更把“有意为小说”发展到了极致，表现了唐人瑰丽的想像力。与六朝志怪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增强了世俗化倾向，有的简直就是把人性嫁接到鬼神怪异身上，情而不诞。以写狐而言，《许贞》与前面的《任氏传》一样，都塑造了可人的狐女形象，把狐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了《聊斋志异》的先河。再者，与六朝小说相较，此时的志怪已面目一新，情节、细节繁富，形象塑造鲜明，俨然已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了。晚唐传奇形式方面的变化是，极盛一时的单

篇作品渐稀，质量也明显下降，除了少数篇章，如《虬髯客传》、《无双传》外，都很难与争奇斗艳的中唐单篇传奇媲美。与此同时，中唐已显的传奇集或传奇志怪集却大大繁盛起来，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像《玄怪录》、《续玄怪录》、《集异记》、《纂异记》、《博异志》、《甘泽谣》、《传奇》、《三水小牍》等都不乏可圈可点的佳篇，堪称传奇小说的名著。

唐人小说在艺术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为艺术面貌的进步和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唐传奇的艺术新貌上文已多有所述。其实，我们只要把《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庞阿》与《枕中记》、《离魂记》稍加比较，就能明显地看出六朝小说向唐传奇的演进了。作家主体意识对忠实记录事实与传闻的六朝小说家而言是难以表现的。而文备众体的唐人传奇基本都是文人独创之作，既有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也有浓重的主观情思的抒发，字里行间不但充满了人生感悟与道德评价，而且洋溢着葱茏的诗意，这是作家主体意识的突出体现。叙事间嵌入韵语，小说中融入诗歌，这在唐传奇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文体现象。单篇如《莺莺传》、《柳氏传》、《李章武传》，小说集如《通幽记》、《集异记》、《纂异记》，都很有代表性。其中的韵语诗赋，或为人物自题自吟，言志抒情；或为男女之间赠答酬对，传情达意；或写景状物，有意营造抒情气氛乃至意境，这就造成了作品诗文互见的艺术特征。我们对唐传奇中的诗笔、诗意还应从广义上去理解和把握。诗歌的灵魂是想象与抒情，小说的诗意主要应看是否融入了作家的感情与想象。唐传奇与史传的重要区别在于它那热烈的文笔和强烈的主观态度，这就是有些作品即使通篇无诗却充满诗意的原因。还有些作品如《湘中怨解》、《蔡少霞》等，作家的审美追求全然不在情节的新奇和人物的生动，而在意境的营造和情感、情绪、情思的描写，可谓诗化小说。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

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律诗可称一代之奇。”说的就是唐传奇的诗意美。

本书大体以作品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在选目上力求收录名篇佳作，兼顾不同风格流派作品，以期能代表唐人小说的精华。编纂体例分“作者简介”、“原文”、“注释”、“说明”、“辨析”五个部分，“注释”与“说明”力求简明；“辨析”有话则书，无话则略。原文主要出自《太平广记》，也参校了诸多今人选本。

本书“原文”校订和“注释”部分由王淑艳负责，刘凌、贾乃谦协助完成，林骅负责选目和其余部分，并最后统稿。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前贤今人的诸多成果，谨致谢忱。时间紧迫，更限于我们的学识和功力，难免疏漏舛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林 骅

2004年8月

于天津师大古典文献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1
王 度	1
古镜记	1
佚 名	10
补江总白猿传	10
郭 湜	15
高力士外传	15
牛 肃	30
吴保安	30
马待封	38
陈玄祐	41
离魂记	41
沈既济	44
任氏传	44
枕中记	53
白行简	59
李娃传	59
三梦记	69
李朝威	74
柳毅传	74
许尧佐	85
柳氏传	85
李公佐	91

南柯太守传	91
谢小娥传	100
古《岳读经》	105
庐江冯媪	108
元 稹	111
莺莺传	111
李景亮	120
李章武传	120
陈 鸿	125
长恨歌传	125
佚 名	134
开元升平源	134
陈鸿祖	139
东城老父传	139
沈亚之	148
湘中怨解 (并序)	148
蒋 防	151
霍小玉传	151
佚 名	160
感异记	160
陈 劭	164
唐 晁	164
薛用弱	169
王涣之	169
蔡少霞	172
牛僧孺	175
郭代公	175
刘 讽	179

王 洙	183
东阳夜怪录	183
佚 名	195
周秦行记	195
薛 调	202
无双传	202
薛渔思	209
申屠澄	209
皇甫氏	213
京都儒士	213
画琵琶	214
郑还古	216
崔玄微	216
刘方玄	219
卢 肇	221
李 蕃	221
梦钟馗	223
李复言	226
订婚店	226
李卫公靖	229
杜子春	232
李 玫	238
嵩岳嫁女	238
段成式	245
长须国	245
温庭筠	248
华州参军	248
陈义郎	251

袁 郊	254
红线	254
张 读	260
许贞	260
裴 翎	264
昆仑奴	264
崔炜	268
聂隐娘	275
孙恪	280
裴航	284
佚 名	289
虬髯客传	289
孟 棨	296
崔护	296
高彦休	299
崔尚书雪冤狱	299
萧子开	303
乌君山	303
佚 名	306
冥音录	306
佚 名	311
灵应传	311
皇甫枚	326
王知古	326
却要	332
飞烟传	334
主要参考书目	341

王 度

王度，山西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生活在隋末唐初，其生平在《隋书》和新、旧《唐书》中均无记载。《古镜记》中自述：于大业初以御史起家，大业八年（612）兼任著作郎；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十年，把古镜借给弟弟王绩；十三年，王绩回长安还镜。

王度生活于儒学世家，除接受儒家思想熏陶之外，又喜阴阳之学，其所撰《古镜记》中，道教思想就相当浓厚。

古 镜 记

隋汾阴侯生^①，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②，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③，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

遭世扰攘，居常郁怏^④。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业七年五月^⑤，度自御史罢归河东^⑥，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鸚鵡。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鸚鵡遥见，既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⑦，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⑧，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鸚鵡与华意不相惬^⑨，逃而东出韩城县^⑩。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鸚鵡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狸，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臧于匣^⑪，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臧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臧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⑫，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⑬，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⑭。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⑮，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

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

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⑭，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晴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刀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⑮。”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⑯。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⑰。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著筮一卦^⑱，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著，苏公自揲布卦^⑲。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⑳，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泣涕。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死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著筮绝伦，默而独用^㉑，谓此也。

大业九年正月朔旦^㉒，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㉓。弟绩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绩

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④，可得见耶？”绩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⑤，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绩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绩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⑥。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⑦，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⑧，缠绕此树。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疮，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

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⑨，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⑩，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⑪，赈此人其家^⑫；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⑬，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心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泠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